

● 诗中找乐 ●



历代

谐趣诗话

欣赏

● 余章瑞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余章瑞

历代
轶趣
诗词
欣赏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103 号

责任编辑:吴 晔

封面设计:梁 珊

书名题字:任 平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历代谐趣诗词欣赏/余章瑞著。—北京:人民日报出版社,1994.8

ISBN 7—80002—689—2

I. 历… II. 余… III. 古典诗歌—中国—选集
IV. 12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4)第 06819 号

历代谐趣诗词欣赏

余章瑞

*

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
北京市怀柔中科印刷厂印刷
新华书店经销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印张 11.5 字数 243千字

1994年1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0000 定价 7.40元

ISBN 7—80002—689—2/G·200

目 录

诗中找乐

- 写在前面..... (1)
- 一、历代打油诗俳谐诗欣赏 (5)
- 二、现当代打油诗词欣赏..... (15)
- 三、戏谑诗词欣赏..... (20)
- 四、讥讽诗词欣赏..... (42)
- 五、各体趣诗类录..... (62)
 - 隐语诗——豪语诗——奇语诗——吃语诗——
 - 土语诗——仄语诗——十七字诗——改旧诗——藏
 - 头诗——歇后诗——顶针诗——拆字诗——虚字诗
 - 数字诗——叠字诗——回文诗——反复诗——
 - 姓名诗——错谬诗——药名诗——谜诗
- 六、旧时世态人情诗趣 (123)
- 七、秀才酸趣 (154)
 - 穷酸之趣——嗜书之趣——村塾冬烘之趣
- 八、科举诗词集锦 (174)
- 九、官场幕府诗词丛话 (185)
 - 居官生涯——咏清官——咏贪官——诉讼诗话
- 十、饮食诗词丛话 (211)
 - 饭菜诗——酒诗——茶诗——粥诗——豆腐诗

十一、夫妇儿孙诗情录	(236)
十二、咏老养生诗词趣话	(247)
咏老——养生——祝寿	
十三、岁时婚俗诗词趣话	(271)
十四、咏物诗词丛话	(278)
评花——赋雪——咏棋——品猫——论蚊—— 咏钱——咏其它	
十五、题画诗词拾趣	(309)
十六、诗词掌故趣闻录	(322)
掌故——趣闻——说诗趣语——佳句美名	

诗 中 找 乐

——写在前面

人说工作着是美丽的，我说工作着也是快乐的。一旦离休了，不上班、没工作了，到哪里去找这份乐呢？我的一个办法是读诗、读词，尤其是读散见于历代笔记、小品、诗话中的诗词，从中得到很大的乐趣。

现在才知道，诗本身就应该是有趣的。宋代严羽《沧浪诗话》说诗之法有五，其中之一就是“兴趣”。评注者陶明浚对此的解释是：“兴趣如人之精神，必须活泼。”清人林昌彝《海天琴思录》说：“诗之要有三：曰格、曰意、曰趣而已。格以辨其体，意以达其情，趣以臻其妙也。”甚至有说“无趣不可谓诗”的。这些话都说得很好，都把兴趣与体制、格力、气象、音节（或称格、意）并提，认为是不能或缺的。因为有趣才能达到妙的境地，不妙就流于凡近了。

何况有些诗的作者写它就是为了自娱并以娱人。唐代一位叫张打油的写了一首咏雪诗：“江山一笼统，井上黑窟窿。黄狗身上白，白狗身上肿。”大概就是这样的作品。这类诗历来不乏作者。在现代，鲁迅先生就写过《教授杂咏四首》、《报载患脑炎戏作》等既深刻又有趣的诗。他的《赠邬其山》以佛号作结，更令人叫绝。读这类诗就更是一种享乐了。

许多有趣的诗大都写得俗、浅、露，有人会因而不屑一顾。对此我愿意引用明代陆时雍在《诗镜总论》中的看法：诗写得深沉就是情，浅近就有趣，只要出于真率，深、浅、情、趣都需要，都很好。他说：“杜子美云：‘桃花一簇开无主，不爱深红爱浅红。’余以为深浅俱佳，惟天然者可爱。”我很赞赏这位诗论家的兼容态度。我国是个诗的国度，唐代是诗歌创作鼎盛的朝代。而就在这时，既产生了李白、杜甫等等一批光辉的诗人，也产生了王梵志这样的白话诗人，张打油等一些滑稽诗人。并不因为有了前者而摒弃后者，这大概就是古人说的“河海不择细流，故能就其深”吧。

倘无趣，作诗就是件苦差事，读诗也一样。宋代的黄山谷问过郭功甫：“公做诗费许多气力做甚？”《许彦周诗话》说：“此语切当，大有益于学诗者，不可不知也。”在当代，把诗歌创作的娱乐性看得很重的当推聂绀弩先生。尤为难得的是他还把打油作为一种方法和理论引进诗歌创作中来。1961年3月，他给友人的信说：“作诗有很大的娱乐性，吸力亦在此。诗有打油与否之分，我以为只是旧说。截然界线很难画，且如完全不打油，作诗就是自讨苦吃；而专门打油，又苦无多油可打。”（见《散宜生诗·高旅序》所引）诚然！写诗不打油是苦事，读完全不打油的诗也会不怎么带劲，读专打油的诗，一时哪里有这许多。

于是我想编一本书，把历代打油或近似打油的诗，形式奇特有趣的诗，集中起来，加以介绍，供读者欣赏。我在阅读中四处寻找，每有所获，则欣喜不已。如在《寄园寄所寄》中，我读到：赵秉忠状元及第，青州府衙设宴庆贺，值大雪，众请状元公题咏，状元说大家联句吧。道台吟“剪碎鹅毛空中舞”，府尹吟

“山南山北不见土”，县令吟“琉璃碧瓦变成银”，状元吟“面糊糊了青州府”。这是多么精彩的压卷之句！在《孤贻》中我读到：明清易代之际，一位隐于医的秀才吴东里，中秋节设家宴，赋诗有句云：“大烹豆腐瓜茄菜，高会荆妻儿女孙。”笔记作者以其笔法奇创收录，而我则以其富于生活情趣而赞叹不已。在《履园丛话》中读到：乾隆年间，浙江按察使百某和杭州太守李某，本来相处很好，后因事齟齬，同在一城，整月不见。李某甚至想辞官归里，文书都写好了。时方酷暑，百某差人送李一柄折扇，上面题诗二句：“我非夏日何须畏，君似清风不肯来。”李读诗失笑，于是僵硬的关系和解了。诗句风趣，比喻恰当，这样处理人际关系，何愁不臻“人和”。前人笔记、小品中有一些相互打趣的诗，虽为戏谑，却无恶意；一些描摹世情的诗，虽嫌出世，却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心态。读到这些，都使我得到不小的乐趣。我把它们摘录下来，按内容归类，如把吟咏旧时知识分子生活、思绪及种种可笑可叹行径的列为一类，冠以《秀才酸趣》的章名；把咏酒、茶、粥、饭、菜、豆腐诗词和有关议论放在《饮食诗词丛话》一章。这样分类，无非图个查找方便，很难说是严格的科学分类。在一些章节中，也选录了一些并不那么诙谐有趣的诗词，如《酒诗》中谈到最先提及烧酒的诗，《茶诗》中引了几个朝代较有代表性的咏茶诗等，这样做是想增加一点知识性，起一点类书的作用，读者倘要使用，也可省去一些另行查检之苦。总之是想努力做到亦庄亦谐，庄谐杂陈，而以谐趣为主，并希望读者会觉得有趣有益有用。

本书所收诗词均为旧体，新诗未录。为节省篇幅，诗词与其他文字接排，未另行另段。所引诗词尽可能注明出自何时何人何书，一来便于读者查阅原著，二来借以表明所引皆有所

据,未敢杜撰臆测。一书如多次出现,则略去作者或年代。本书所选务求意趣隽永,粗俗不忌,但低级趣味的不收。

以上所说,无非本书缘起及个人所定目标,至于是否达到,只有请读者诸君评判了。

余章瑞

历代打油诗俳谐诗欣赏

打油诗和俳谐诗一样，都是出语诙谐，读来有趣的。把打油诗单列出来，是鉴于有些诗已经被人称作打油诗，或者已由作者自称其为打油诗。为了便于叙述，这里就把凡是已有过打油之名的，就沿用之；没有打油之名而有打油之实的，就称之为俳谐诗或谐趣诗。

打油诗的开山祖师是唐代张打油，大概是个榨油业者。他的《雪诗》云：“江山一笼统，井上黑窟窿。黄狗身上白，白狗身上肿。”这是他唯一的传世之作。有人根据明代李开先《词谑》，说张打油还作过另外两首诗，其实是不确的。该书说汴地某参政雪中升厅议事，见粉壁上有人题诗云：“六出飘飘降九霄，街前街后尽琼瑶。有朝一日天晴了，使扫帚的使扫帚，使锹的使锹。”参政大怒，说“何人大胆，敢污吾壁？”左右以张打油对。众扭送张打油至前，答以：“某虽不才，素颇知诗，岂至如此乱道！如不信，试别命一题如何？”时南阳被围，请派兵出救，即以为题。打油应声吟道：“天兵百万下南阳。”参政一听，说：“有气概，壁上定非汝作。”急令成下三句。吟云：“也无援救也无粮。有朝一日城破了，哭爷的哭爷，哭娘的哭娘。”依然前作腔范。这应该是李开先的创作，算不到张打油头上。

清人钱泳《履园丛话》说，打油诗如果同人的名节无碍，未

尝不可以游戏出之。若拿它来报怨，发人隐私，那就不好了。他举了几种他认为较好的打油诗。一种是诗虽谐谑，而炼字炼句，音节铿锵，非老手不能的。如他的友人陈斗泉《谢友赠金华火腿》诗，云：“金腿蒙君赐，举家大笑欢。柴烧三担尽，水至一缸干。肉似枯荷叶，皮同破马鞍。牙关三十六，个个不平安。”第二种是笔力峻峭，他人不可及的，如金陵有一僧（按即志明和尚），尝作打油诗四十首，命其集曰《牛山四十屁》，中有一首云：“春叫猫儿猫叫春，听他越叫越精神，老僧亦有猫儿意，不敢人前叫一声。”第三种从所举诗例看属于叙事简洁，出语诙谐，而又暗含讥讽的，如湖州人郎苏门留馆后，乞假归里携眷入京作的七律三首一云：“自中前年丁丑科，庶常馆里两年过。半欧半赵书虽好，非宋非唐赋若何。要做骆驼留种少（京都人称翰林为骆驼，据《庸闲斋笔记》注，下同），但求老虎压班多（散馆授知县为老虎班）。三钱卷子三钱笔，四宝青云帐乱拖。”二云：“几人雅雅复鱼鱼，能赋能诗又善书。那怕朝珠无翡翠，只愁帽顶有珥珥（散馆主事授珥珥顶）。先生体统原来老，吉士头衔到底虚。试问衙门各前辈，此中风味近何如？”三云：“粮船一搭到长安，告示封条亦可观。有屋三间开宅子，无车两脚走京官。功名老大腾身易，煤米全家度日难。怪底门工频报道，今朝又到几知单。”诗写得很风趣，也饱含官场生活的辛酸。

历代诙谐有趣的诗除被称作打油诗的以外，还有称为覆窠体、俳谐体、钉铰诗、牛山体、郑堂体等的诗词，以及唐末权龙褒、卢延让和明清笔记小品中所录署名和无名的一些诗词，现分述如下。

明代杨慎《升庵诗话》卷十四，把打油诗同覆窠体、俳谐体、钉铰诗并列，说：“江南呼浅俗之词曰覆窠，犹今云打油也。

杜公谓之俳谐体。”该书引《太平广记》卷五十五说：“仙人伊用昌，号伊风子，有《题茶陵县诗》云：‘茶陵一道好长街，两边栽柳不栽槐。夜后不闻更漏鼓，只听锤芒织草鞋。’时谓之覆窠体。”按江南有芒草，湖南茶陵人采来织草鞋。伊用昌题此诗于县门，极言其县城之小，触怒了胥吏，被逐出茶陵县界。

杨慎说，覆窠体“杜公谓之俳谐体”，按“杜公”即诗圣杜甫，他有《戏作俳谐体解闷》二首，据仇兆鳌注，作于大历二年（公元767年），是“厌居夔而作也”。诗云：“异俗吁可怪，斯人难并居。家家养乌鬼，顿顿食黄鱼。旧识能为态，新知已暗疏。治生且耕凿，只有不关渠。”又云：“西历青羌坂，南留白帝城。於菟侵客恨，粃粃作人情。瓦卜传神语，畚田费火耕。是非何处定，高枕笑浮生。”“乌鬼”是什么，有四种说法，一说为鸬鹚，一说为乌蛮鬼，一说为“所事神名”，一说为猪。“於（音乌）菟”为虎的别名，粃粃（音女）为油炸面食。二诗都是嗟叹夔地风俗的可怪，交情的寡薄，并言此地是非，不必与论，但当一笑置之，唯以诙谐的方式作诗遣闷而已。

钉铰诗本事，见北宋钱易的《南部新书》壬集，说有一位胡生，失其名，以钉铰为业，梦见一位姓柳的人教他作诗。胡生辞以不能，柳极力劝他说：只要率真道来，就有了诗的情致。胡生醒后，试着吟咏，果然成章，以后就愈写愈好了。以下的记载与晚唐范摅著的《云溪友议》所载相同，只是《云溪友议》对胡生的介绍详细些。如说他性落拓，家贫，“少为洗镜镢钉之业”，大约是个磨镜、雕板、钉碗的匠人。说他能吟诗，虽无师承，而吟咏之意，皆绮美之词，也不弃猥贱之事，所以远近知名，人称“胡钉铰”。有人送他金钱，他必拒绝，如赠茶酒，则欣然接待。胡钉铰诗都平易可诵，生动有味。如：《喜圃田韩少府见访》云：

“忽闻梅福来相访，笑着荷衣出草堂。儿童不惯见车马，争入芦花深处藏。”又《观郑州崔郎中诸妓绣样》云：“日暮堂前花蕊娇，争拈小笔上床描。绣成安向春园里，引得黄莺下柳条。”《江际小儿垂钓》云：“蓬头稚子学垂纶，侧坐莓苔草映身。路人借问遥招手，恐畏鱼惊不应人。”刻划情状，细致入微。《履园丛话》说，打油诗始见于《南部新书》，指的就是钉铰诗之类。

牛山体的特点可见前引《牛山四十屁》之一。

权龙褒体诗，据《全唐诗话》卷六《权龙褒（褒一作襄）》条说：唐中宗景龙年间，左卫将军权龙褒，好赋诗，而不知声律。中宗与学士赋诗时，他也参加了，中宗戏呼为“权学士”。初，权龙褒因受连累被贬到远方，归来时，献诗云：“龙褒有何罪，天恩放岭南。敕知无罪过，追来与将军。”惹得中宗大笑不已。又据《太平广记》，权龙褒自矜能诗，作《沧州刺史呈州官》曰：“遥看沧海城，杨柳郁青青，中央一群汉，聚坐打杯觥。”又《秋日述怀》云：“檐前飞七百，雪白后园强，饱食房里侧，家粪野集螂。”一位参军读不懂，请他解释，他说：“鷁子檐前飞，值七百文；洗衫挂园中，乾白如雪；饱食房中侧卧；如厕见野泽蜣螂也。”又《赋皇太子夏日赐宴》诗有句云：“严霜白浩浩，明月赤团团。”又为《喜雨》诗云：“暗去也没雨，明来也没云，日头赫赤出，地上绿氤氲。”

唐末卢延让（让一作逊）的诗堪与权龙褒比美。据宋初孙光宪《北梦琐言》，他赴考二十五次，才登一第。他的诗卷中有这样的句子：“狐冲官道过，狗触店门开。”“饿猫临鼠穴，馋犬舐鱼砧。”他的“栗爆烧毡破，猫跳触鼎翻”句，曾得到权贵的欣赏，所以他得意地对人说：“我平生拜谒公卿，想不到得力于猫儿狗子。”人们听了都笑了。他任翰林后有诗云：“不同文赋易，

为是者之乎。”终因不称职，几天就被罢官了。他还有哭守边将士的诗：“自是硃砂发，非干炮石伤。牒多身上职，益大脊边疮。”人称“打脊诗”。

又据《全唐诗话》卷五及何光远《鉴戒录》，卢侍郎延让吟诗多著寻常容易言语，时辈称之为高格。至如《送周太保赴浙西》云：“臂鹰健卒悬毡帽，骑马佳人卷画衫。”又《寄友人》云：“每过私第邀看鹤，长著公裳送上驴。”此容易之甚矣，然于数篇见意尤妙。有《松寺》诗云：“山寺取凉当夏夜，共僧蹲坐石阶前。两三条电欲为雨，七八个星犹在天。衣汗稍停床上扇，茶香时发涧中泉。通宵听论莲华义，不惜松窗伴觉眠。”又《苦吟》云：“莫话诗中事，诗中难更无。吟安一个字，捻断数茎须。险觅天应闷，狂搜海亦枯。不同文赋易，为著者之乎。”又《赠僧》云：“浮世浮华一段空，偶抛烦恼到莲宫。高僧解语牙无水，老鹤能飞骨有风。野色吟余生竹外，山阴坐久入池中。禅师莫问求名苦，滋味过于食蓼虫。”

关于卢延让诗句“栗爆烧毡破，猫跳触鼎翻”，还有一段故事：前蜀太祖冬夜与枢密大臣潘峭在内殿平章边事，旋令宫人于火炉中煨栗子，俄有数栗爆出，烧损绣褥子。时太祖多疑，常与炉中烧金鼎子，命徐妃二姐妹亲侍茶汤，这天夜间宫猫相戏，误触鼎翻。太祖叹息良久，说：“‘栗爆烧毡破，猫跳触鼎翻’，忆得卢延让卷有此一联，乃知先辈裁诗，信无虚境。”何光远对卢延让诗的评价不同于孙光宪，何是褒扬的，而孙则是贬低，如说卢诗“得力于猫儿狗子”等等。幸好由于他们的记载，诗得以保存下来。

元人辛文房《唐才子传》对卢延让诗评价也很高，说他“有卓绝之才”，还说他于唐光化三年中进士，后归前蜀，授水部员

外郎，累迁给事中，官至刑部侍郎。卢诗词意入僻，不竞纤巧，且多健语，下士（理解力不高的人）大笑之。侍御史吴融读到他的诗中的警联，如《宿东林》云：“两三条电欲为雨，七八个星犹在天。”《旅舍言怀》云：“名纸毛生五门下，家童骨立六街中。”《赠元上人》云：“高僧解语牙无水，老鹤能飞骨有风。”《蜀道》云：“云间闹铎骡驮去，雪里残骸虎拽来。”又云：“树上啖谿批颊鸟，窗间逼驳叩头虫”等，大惊曰：“此去人远绝，自无蹈袭，非寻常耳。此子后必垂名。”吴融还说他在任翰林时，前蜀帝召见谈话，还举卢延让的一联诗：“臂鹰健卒横毡帽，骑马佳人卷画衫”，说：虽浅近，然自成一体名家，今则信然矣。

明代杨慎对卢延让的诗则很不以为然，他在《升庵诗话·劣唐诗》中，就举了卢延让的诗，说这类诗皆“下净优人口中语，而宋人方采以为诗法，入《全唐诗话》，使观者曰，是亦唐诗之一体也”。《假诗》条也批评了卢诗：“‘吟安一个字，捻断数行须。’不知李、杜长篇数千首，安得许多胡须捋扯也？苦哉！”杨慎的看法与何光远、辛文房多么不同。作为一个旧诗读者和欣赏者，我以为不妨接触面宽一些，如卢延让所作，不因袭前人，刻划细致，有其独到之处，起码是不应排斥的。

到了晚清，在福建一带出现了被称为郑堂体的俳谐诗。据朱克敬《雨窗消意录》，福建人郑堂能诗，好滑稽。郡守丧妻，将殓而不瞑，堂自言能祝，因高吟曰：“夫人一貌玉无瑕，四十年来鬓未华。何事临终含泪眼，恐教儿子着芦花。”吟讫而瞑，太守以厚礼赠之。国丧期间，太守宴于西湖，郑堂故意冲其前导。太守怒，令作诗自责。郑堂连书“苦”字，太守笑道：“你今天才知道苦了吧？”郑堂续成一绝曰：“苦苦苦苦苦天，上皇晏驾未经年。江山草木皆垂泪，太守西湖看画船。”太守连忙请他走

了，因这要传出去可不得了。据称至今闽人还称俳谐诗为郑堂体。

以唐人说唐诗著称的《云溪友议》，记录了不少近于口语的讥嘲戏谑诗，论者以为这些都可看出当时诗坛的风尚。书中《杂嘲戏》条载咏螃蟹诗云：“未游沧海早知名，有骨还从肉上生。莫道无心畏雷电，海龙王处也横行。”题金钱花诗云：“阴阳为火地为炉，铸得金钱不用模。漫向人前逞颜色，不知还解济贫无？”拟权龙褒体赠鄂县李令云：“鄂县李长官，横琴膝上弄，不闻有政声，但见手子动。”因这首诗的批评，这位县令只好称病休官了。温州儒士颜郎中，不会弓箭，却骑马打猎，张祜以诗戏之曰：“忽闻射猎出军城，人着戎衣马带缨。倒把角弓呈一箭，满山狐兔当头行。”张祜平日骄傲放诞，朱冲和乘小舟经过，赠诗嘲之：“白在东都元已薨，兰台凤阁少人登。冬瓜堰下逢张祜，牛屎堆边说我能。”南海狂生黎瓘，游于漳州。乡饮之日，诸宾悉赴，客司唯独不请他。黎瓘作翻韵诗赠崔使君，诗曰：“惯向溪边折柳杨，因循行客到州漳。无端触忤王衙押，不得今朝看饮乡。”座中人读诗无不大笑，于是崔使君驰骑迎黎入席。

《北梦琐言》载，有位姓蔡的都押衙，对诗僧齐己说，有一首咏洞庭湖的诗写绝了，诸位都不必再吟这类诗了，齐己请他朗诵一下，押衙抑扬顿挫地吟道：“可怜洞庭湖，恰到三冬无髭须。”以其水少不成湖（胡）也。诸僧大笑之。该书还记了包贺的“粗鄙”之句：“苦竹笋抽青橛子，石榴树挂小瓶儿。”“雾是山巾子，船为水鞞鞋。”“棹摇船掠鬓，风动竹捶胸。”其实是很有趣的。

明人郎瑛《七修类稿》说：“‘蛙翻白出阔，蚓死紫之长’二

句，人皆以此汕口，而不知出处。殊不知此宋室有滔大使者，好为此俳笑之诗也。初，哲宗灼艾，举此以娱，故传之也。”宋哲宗赵煦在接受艾灸治疗时，都要让人朗读这位滑稽诗人的诗，以作疗疾之助，据说效果还不错呢。

滔大使的原诗是这样的：“日暖看三织，风高斗两厢。蛙翻白出阔，蚓死紫之长，泼听琵琶风，慢抛接建章，归来屋里坐，打杀又何妨。”原来是他先看见三只蜘蛛结网于檐间，又见二雀斗于两廊，有死蛙翻腹似“出”字，死蚓如“之”字，方吃泼饭，闻邻家琵琶弹“凤栖梧”曲，馒头没吃完，就有看门人来报建安章秀才来访，连忙抛下馒头迎客，回来时见门上画钟馗打小鬼，所以说打死又何妨。又，一日大雪，哲宗问滔大使近来有何诗作，回答说方吟二句云：“谁把鹅毛空处抖？玉皇大帝卖私盐。”此人的诗都是这一类的。

又据《七修类稿》所载，成化年间，宁波好事者有一诗，嘲分守官，诗云：“布议苏崑李（布政司参议，苏州崑山县人，姓李），分宁只点工。怒挥门不炮（以指挥门上不放炮），责铺夜无笼（笼，灯笼也）。库出收阶晒（盘库出阶，收人家晒场），生烧接县东（生日烧纸，接县家东西）。买真兼得皂（为买真皮靴，并要皂靴），留绿老宜葱（买绿缎铺户，偶持葱白者至，则曰：老亦宜之）。”此诗风格，直是滔大使一脉。

《升庵诗话》“打油诗”条，记某小市发大水，妓女们迁居于北岩寺，一狡黠少年作诗曰：“水涨倡家住得高，北岩和尚得松腰。丢开《般若经》千卷，且说风流话几条。最喜枕边添耍笑，由他岸上涌波涛。师徒大小齐声祝，愿得明年又一遭。”这一类戏谑诗在历代笑话书中颇多，诗话中少见。杨慎却在诗话中把它单列一条，并题以打油之名，可能是聊备一格吧。